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
追月楼

Zhui Yue Lou

叶兆言 /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
追月楼

Zhui Yue Lou

叶兆言 / 著

APETIN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月楼/叶兆言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6

(当代名家精品珍藏)

ISBN 978-7-5396-5371-6

I. ①追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60242 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丛书策划统筹:朱寒冬 岑杰

特约组稿:上海之冠文化

责任编辑:岑杰 宋晓津

装帧设计:丁明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 63533889

印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1.25 字数:220千字

版次: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8.00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自序

刚学习写作，脑袋里没多少小说概念，也不太明白短篇、中篇、长篇。我们说一个人喜欢看书，喜欢看小说，差不多都一个意思。后来学习写作，想哪写哪，想多长写多长。因为写，才知道还有长、中、短之分，在这之前，只知道议论谁小说好看，谁的小说更有名气。

看小说的最大好处是随意，想看便看，不想看把书扔了。开始写作也这样，兴冲冲开个头，不想写了，弃之如废纸。很快发现这不好，别人的书你不看，没有任何损失，书仍然还在。你写的小说半途而废，过了这村没这店，没了就没了。因此我的经验是逼迫自己，要么别写，要写非得写完。别老想着写世界名著，你先老老实实，乖乖地把手头活干完。

小时候有过很多梦想，从未想过当作家。上大学，中文系学生都写小说，我跟着凑热闹。也曾想做批评家，逮谁骂谁，准备将当时最好的散文家杨朔先生狠狠批判。论文题目是《杨朔散文的告别》，指导老师是杨朔粉丝，看了我的论文，眼睛里全是眼泪，说：“你的观点确有对的地方，可是我感情上受不了。”

于是调整方向，战略性转移，做学生的不跟老师过不去。在我看来，小说和散文没啥区别，既然老师不喜欢，干脆改写小说蒙事，反正读大学，无非为了一个文凭。为文凭可以不择手段，正好中文系搞创新，允许用小说代替论文，我已写了一堆小说，随便挑一篇顺利毕业。

结果断断续续就一直写小说，一眨眼，三十多年过去了。我不止一次说过，自己与文学，始乱终不弃，先上床再闪婚，结了婚才恋爱。在今天根本不算什么，都他妈这般潇洒，在过去，在我们年轻时，还真是个事。

不知不觉中，写了一大堆小说，其中最多的是中篇，收集一起，厚厚的八大本。为什么写了这么多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，无非写了就写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一旦开写，顺理成章把要写的小说写完。当然还有时代因素，在我写作欲望最旺盛的日子里，无论刊物，还是读者，都喜欢中篇小说。

真怀念开始写作的岁月，曾经一天写过两个短篇，四天完成一个中篇。年轻永远是好，年轻有用不完的精力。有人问写那么多小说有什么秘诀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，想不出答案，只能瞎敷衍，说看了很多外国小说。事后想想，这答案肯定不对。毫无疑问，自己确实看了不少小说，然而看小说的人很多，看得多与写得多，未必有什么直接关系。正确答案可能就一个字，不停地“写”，只要写，只要能够坚持，谁都可以这样。

这本《追月楼》可以作为导读，读者有兴趣，不妨进一步去找其他小说，毕竟只是我写的中篇十分之一。当然，如果只愿意读这一本，也仍然要表示感谢。世界是美好的，有很多奇妙事情要做，谢谢你们能拨冗读我的小说，谢谢了。

2015年2月11日 赴上海的火车上

目 录

自序 / 1

余步伟遇到马兰 / 1

马文的战争 / 66

艳歌 / 114

追月楼 / 159

枣树的故事 / 209

关于厕所 / 270

悬挂的绿苹果 / 309

余步伟遇到马兰

1

余步伟在火葬场的表演，足以证明他是个还算不错的好演员。他差一点就要按捺不住丧妻的喜悦。余步伟现在心花怒放，余步伟现在情不自禁。喜悦像一对在巢穴里叽叽喳喳嬉闹的小鸟，扑打着欢快的翅膀，随时要飞出去。妻子的突然逝世简直就是天赐良机，是人世间一件称心如意的事情。余步伟的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妻子的遗像，长时间一动不动。由于戴着一副很大的墨镜，人们看不太清楚他的表情，只知道他很严肃，非常悲伤。他的嘴唇一个劲嚅动，仿佛念台词一样默默私语，别人都以为他伤心过度，正在痛苦地诉说什么，其实颠来倒去就一句话：

“很痛苦，我真的很痛苦。”

余步伟的妻子祁瑞珠是在替老母亲擦玻璃窗的时候，失足掉下去摔死的。是跌巧了，有人从三楼四楼掉下去都没事，她不过是从二楼，后脑勺落地，当时还清醒，跟没事一样，送到医院好一会才昏迷，昏迷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。余步伟知道喜悦这种情绪是不对的，知道这时候幸灾乐祸会遭到众人指责，为此不得不在心里反复念叨“我很痛苦”。他必须用这句话来掩饰自己的喜悦。结婚二十多年，余步伟一直试图喜欢祁瑞珠，可是所有的努力都徒劳。祁瑞珠似乎更不喜欢对方，他们同床异梦，形同马路上遇到的

陌生人。余步伟感到幸运的是，妻子的死与他毫无关系。

火葬场很乱，人满为患。死人多得来不及烧，告别仪式一个接一个。终于轮到祁瑞珠，大家排队站好，由死者的弟弟站出来主持仪式。余步伟知道接下来要轮到他说，他继续用眼睛死死地盯着妻子的遗像，因为瞪眼睛的时间已经很长了，他的眼部神经早就极度疲劳，眼泪已开始源源不断往外淌。终于轮到余步伟说话了，他走到众人面前，缓缓地摘下墨镜，看着他满脸的泪痕，人群中不由得传出了叹息声。这一招还是他在刚进滑稽剧团时由老演员传授的，舞台上遇到要流眼泪的场面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事先对着灯光看，要将眼睛瞪大，尽量瞪大，千万不能眨眼，这样很快就会热泪盈眶。

余步伟出色的表演让妻子的一家人感到满意。满脸的热泪，已让夫妻不和睦的传言不攻自破。现在感到深深内疚的是祁瑞珠的老母亲，她是个有些洁癖的女人，或许太勤劳的缘故，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不能干，都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坏习惯。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做梦也想不到大女儿会在擦窗子的时候掉下去。祁瑞珠实在是太不能干了，老太太非常后悔，后悔不该让已五十岁的女儿去擦玻璃窗。女儿笨手笨脚往窗台上爬的时候，她就预感到要出事，嘴上喊着“当心，当心”，正说着，女儿已经不见了身影。现在，面对着女儿涂脂抹粉的遗体，她又一次流起了眼泪，流泪是因为看到女婿竟然也会那么伤心，不管怎么说，女婿的痛苦是由她一手造成。

祁瑞珠的娘家人浩浩荡荡站了一大排，孤儿出身的余步伟因此显得很孤单。今天到场的，属于他的熟人就只有一个雷苏玲。胖胖的雷苏玲是鹊桥仙婚介公司的女老板，也五十多岁了，对余步伟的夸张表现感到很吃惊。余步伟伤心了好一会，开始念悼词，手

上突然有了一张稿子，是小舅子递给他的，但是他并不打算照本宣科、一字不差地念。悼词照例要说死者生前的种种优点，余步伟觉得这似乎不够，流着眼泪又添油又加醋，近乎奢侈地滥用好词汇，结果他说的人无所顾忌，听的人忍不住要笑出来：

“祁瑞珠是一个伟大的人，她生得伟大，死得可惜。不过，我想她是怀着美好记忆离去的，她爱她的母亲，爱她的兄弟姐妹，爱她的那一对可爱和出色的双胞胎女儿，她是一个有着伟大爱心的女人。当她像只小鸟一样从窗台上摔下去的时候，怎么会想到就此和亲人告别呢……”

在滑稽剧舞台上，余步伟从来不是一位好演员。他总是有太多的即兴发挥，动不动就把剧本忘到脑后。好在时间比较紧张，后面的告别仪式一个接着一个，这场戏想不结束也得结束。祁瑞珠的双胞胎女儿对父亲的夸张表演开始不满。她们因为学习成绩优秀，目前都在北京上大学，是三年级的学生，匆匆赶回来，急着要赶回去，已买好今天的火车票，准备从火葬场直接去车站。接下来的一切都很仓促，祁瑞珠的遗像刚拿下，别人的遗像已迫不及待挂了上去。前面的人还没有退场，后面的人已拥进来。接下来，祁家的人都坐一辆大面包车走了，只剩下祁瑞珠的弟弟留下来取骨灰。余步伟搭雷苏玲的小车送女儿径直去火车站，一路上大家都绷着脸不说话。到了火车站，仍然没有什么话。雷苏玲有些看不过去，与双胞胎姐妹随口敷衍，姐妹俩却懒得搭理，问一句，只肯答半句。

双胞胎中的姐姐余青突然很冒昧地对余步伟说：“爸，你现在是彻底地自由了，你不就等着这一天吗？”余步伟吃了一惊，雷苏玲听了也有些目瞪口呆，没想到更厉害的一句还在后面。

“你这种男人要不找女人是不可能的，不过也不要太快噢。”

余步伟想申辩，妹妹余春看看手表，对姐姐说进站的时间已经

到了。

余青说：“急什么，检票不是还没开始。”

检票说开始就开始了，人群一窝蜂向前拥。余青、余春姐妹头也不回地向检票口挤过去。检完了票，姐姐余青仍然不回头，妹妹余春回过头来，看了父亲一眼，挥挥手，姐妹俩便消失了。余步伟怅然若失，本来不错的心情现在全被破坏了。回去的路上，雷苏玲感叹地说，你女儿可是真够厉害的，我后悔不应该跟过来，她们总不至于觉得我们会有什么吧。余步伟无话可说，摇了摇头，从兜里掏出墨镜，一本正经地戴上。

雷苏玲侧过身来看他，说：“余步伟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今天的戏，你演过了。”

2

余步伟被熟悉的人誉为“师奶杀手”。滑稽演员出身的他在舞台上没演过什么重要角色，现在剧团解散了，却在婚姻介绍所找到了位置。余步伟扮演着对女性有魅力的各式人物，马不停蹄地与前来征婚的人见面。这样的见面照例不会有结果，那些女士心甘情愿地缴了报名费，与看中的照片上的这个男人见面，到茶馆里坐坐，一起看场电影，有时上馆子吃一顿，故事便就此结束。最常见面的对象，是人到中年的成功女性，成功当然是指经济上的成功，这包括那些有钱的寡妇，当上女干部的老姑娘，失意了又不想安分守己的二奶，对付这些女性他得心应手、游刃有余。

余步伟没想到会在一个叫马兰的女人身上遇到麻烦。在祁瑞珠葬礼过后的第三天，那个叫马兰的女人来到了鹊桥仙，指名要找一个叫潘天乐的男人。工作人员见她来者不善，说你如果是来征

婚,请先填个表。马兰说她过去填过表,而且与那个潘天乐见过面。工作人员在电脑里搜索了一下,说:“对不起,没你要找的这个。”马兰说,我不管你现在有没有这个人,我只要他过去的资料。工作人员说,我们客户的资料是保密的,不能随便给你查,要查就得缴钱,得缴报名费。马兰说我又不是来征婚,凭什么要缴报名费。说了半天,工作人员只认死理,不缴钱,说什么都没用。马兰没办法,只好缴钱,一问价格,脱口说:

“怎么涨价了?”

工作人员笑起来:“这年头要不涨价,你不觉得奇怪吗?”

缴了钱,开了收据,接下来,还是在电脑里查。将潘天乐几个字输入进去,显示没有这个人。马兰不甘心,说我缴了钱,不能这么就算完事。工作人员说,谁说完事了,把你要找的男人条件说出来,一输入电脑,立刻有一堆合适的好男人跳出来。马兰说她今天只想找人,不是征婚,如果找不到这个潘天乐,就退钱。工作人员立刻翻脸,说我告诉你,收据都开了,想退钱没门。马兰气得想投诉这家婚姻介绍所,转念一想,这种场所根本不是吵架的地方,传出去一点面子都没有。自己反正是钱也缴了,总不能这么白白地来一趟,于是坐在电脑前,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,一张接一张翻阅供选择的男人照片。这样的照片也并不多,突然,余步伟的肖像笑容可掬地出现在荧屏上,马兰心里咯噔一下,一看那名字,已不叫潘天乐,职业也改变了,原来是大学的教授,现在却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,是即将退休的副局级干部。

马兰冷笑着说:“这个人条件倒不错!”

工作人员说:“怎么样,好男人多得很呢,你何苦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?”

马兰说:“那好,就是他吧!”

显然是工作人员的失误,从技术上来说,余步伟完全有可能避开与马兰的再次见面。余步伟隔一段时候就换个假名字,工作人员可以保证他绝对不会与同一个女人见上两次。但是,在一个相同的地点,几乎是同一张桌子,余步伟与马兰就这样又一次尴尬见面了。在一开始,衣冠楚楚的余步伟并没有任何察觉,他经历的女人太多,不可能都记住。他只是觉得脸熟,觉得马兰看自己的目光有些异样。马兰面带羞涩地向他如实介绍情况,告诉他自己是一所重点中学的副校长,已经四十岁了,说她是一位耽误了婚姻的老姑娘,在四十岁以前,对结婚没什么兴趣,现在思想认识已有了变化。余步伟表现得很优雅,非常专注地倾听马兰说话,不时地点头。马兰希望她的叙述能唤醒他的部分记忆,但是说什么都是白说。

到最后,马兰只好把话锋一转:“那么该你谈谈了?”

余步伟开始侃侃而谈,他很欣赏自己的即兴能力,自信他的天花乱坠,足以让眼前这个看上去还算漂亮的女人晕头转向。在这种场合,余步伟永远信心十足,既然身份是副局长,他的言辞难免得带些官腔。偏偏马兰对他的吹嘘没有丝毫兴趣,面带讥笑地看着他,给他的情绪造成很大的干扰。隐隐地,余步伟觉得出了一些问题,意识到情况不太妙,说话也有那么点语无伦次。

余步伟试探问了一句:“我们是不是曾经见过面?”

“你说呢?”

“那就是见过?”

马兰不动声色地说:“恐怕还不止一次。”

“你是——”

“怎么,全忘了,我们不就是在这,不过应该是那张桌子,就那边那张,那时候,你是大学的教授。”

余步伟显得很狼狈。

马兰乘胜追击：“还有前几天，在火葬场。”

余步伟大惊失色，差一点要从座位上弹起来：“火、火葬场——”

余步伟怎么会想到出这样的差错。他怎么能想到，会与同一个叫马兰的女人约会两次，结果让她像小丑一样地戏弄一番。他怎么能想到，自己的老婆死了，马兰的姑姑也死了，而且两个人的遗体告别仪式，恰恰紧挨在一起。正是因为这种巧合，余步伟在火葬场的表演，全落在了马兰眼里。余步伟一下子找不到北，余步伟狼狈不堪，不过，他很快又恢复了自信。余步伟仰起头来，很认真地听马兰说话，他现在必须以守为攻，让马兰把所有的炮弹都发射完毕。

马兰冷笑着，说：“你戴一副墨镜，墨镜一摘下来，全是眼泪。当时那样子真的很帅，表演得也不错，真像个好演员。对了，顺便问一下，那个死去的女人，总不至于不真是你的老婆？”

3

余步伟早在两年前，已开始脱离雷苏玲偷偷地单干。雷苏玲是启蒙老师，余步伟的表演天才，正是在她的培养下发扬光大。刚到鹊桥仙做事的时候，余步伟多少有些提心吊胆，他并不在乎自己说假话，对于滑稽演员出身的他来说，说假话要比说真话容易得多。他担心的是自己兴奋过度，会把话说过头，这是舞台上养成的坏习惯，余步伟不知不觉地就把戏演过了。刚出道的时候，雷苏玲规定余步伟每次与客户见面，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，因为时间长了就容易出洋相。他必须速战速决，在最短的时间内，将对方的信心

完全击溃,然后迅速鸣金收兵。由于余步伟扮演的是那种最炙手可热的成功男人,他既是女人们倾心向往的对象,同时也很容易让女人觉得自己配不上他。余步伟自忖在打发女人方面已是久经沙场,他可以很快地从黏糊糊的调情中,迅速翻脸,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,让对方防不胜防措手不及。

通过在鹊桥仙的几年磨炼,余步伟羽翼丰满,再也不能满足那种由别人安排的五分钟见面。守株待兔妨碍了他才能的发挥,余步伟开始研究报刊上的征婚广告,开始偷偷地物色狩猎对象。主动出击要比被动防守有趣得多,没完没了的匆匆约会早就让他感到厌烦,他希望把戏演得更深入一些。妻子祁瑞珠已不幸身亡,余步伟成了真正的王老五。他现在是不折不扣的单身汉,没有理由不抓住这个机会风流快活几年。在经过马兰的一番羞辱之后,余步伟以最快的速度从失利阴影中走出来。这毕竟是个小小的插曲,今天除了与马兰见面之外,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

余步伟今天要带蔡丽芬去福利院。与马兰分手的时候,他发现已经严重超时。通常只是五分钟的约会匆匆见一面,现在超过的时间大大出乎意料。马兰并不想轻易放过这个机会,得理不肯饶人,像教训自己学生一样,把他的道德品质好一顿数落。她希望余步伟像明白道理的学生一样认错,能够知错就改,改邪归正。余步伟的表情终于从极其真诚,发展到不耐烦和不想听,他知道蔡丽芬最讨厌别人迟到了,奇怪她为什么还不打电话过来。由于他一直心神不宁地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,言犹未尽的马兰有些生气,悻悻地问他是不是急着去和别的女人见面。余步伟反问她是想听真话,还是听假话。马兰说他如果肯说真话,她当然要听。

余步伟叹气说:“那你是猜着了,还真有这么个约会。”

马兰没想到他会这么无耻,而且是一种天真的无耻,一种与年

龄不相符的无耻。面对这样的无耻之徒，马兰已经没什么话可说。这时候，余步伟的手机响了，他如获救星，十分兴奋地接听手机，连声说“喂，我就来，就来”。蔡丽芬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响，余步伟故意在歉意中表现出一种亲热劲，表现出他现在正被一些并不情愿的事情耽误了脱不开身。马兰见此情景，只好草草结束这次谈话。一辆出租车远远地开过来，余步伟伸手拦下，问马兰是不是要先走。马兰摇摇手，他于是伸出手来，想与她握手告别，马兰没有反应。余步伟也不介意，临上车前，绅士气十足地致告别辞：

“过去的事情，我感到很内疚。”

马兰说：“我看不出有任何内疚。”

“如果有把刀，我会把自己的心挖出来给你看，”余步伟指着自己的心脏，有些做作地说，“到那时候，你就知道我说的真话了。”

几分钟以后，余步伟已和蔡丽芬在一起了。蔡丽芬是个白白胖胖有钱的女人，年纪已不小，离婚许多年，一直想找个称心如意的郎君。和余步伟见过几次面，印象不错，但是总有些放心不下，她这样的有钱女人，最担心别人算计她的财产。余步伟与她交往，最有效的方法，是尽量不把钱当回事。这一次他扮演的角色，是一位会两国外语的大学教授，而且是位农艺专家，因为蔡丽芬只是初中文化，余步伟玩弄她易如反掌。从出租车上，远远地看见蔡丽芬抱着哈巴狗小白站在小区的路口，他下了车，说今天带着狗出门，怕是不合适。他们这是去福利院，去看望饥寒交迫的少年儿童，牵着一只又白又胖的哈巴狗，很容易给人带来不好的联想。

蔡丽芬立刻想到自己也是又白又胖：“喂，你是说小白呢，还是说我？”

“当然是说小白。”

“好吧，你看我们小白生气了，不帶我们去，我们就不去了，噢，

小白真的生气了。”

蔡丽芬像哄小孩一样地哄那条狗，哄了一阵，以商量的口吻问他，是不是真的不能带它去。余步伟耸了耸肩膀，表示这种事毫无办法。蔡丽芬于是拿出手机，让小保姆下来将小白接走。不一会，小保姆来了，那哈巴狗小白依依不舍地挣扎着，蔡丽芬又是哄又是骂，终于把狗交给了小保姆。两人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福利院，进了福利院，一大群孩子瞪着眼睛看他们。蔡丽芬大大咧咧地说：

“喂，你认养的那三个孩子在哪？”

余步伟眼花缭乱，这些孩子穿着差不多的衣服，表情也有些差不多。幸好院长走了过来，她显然是认识余步伟的，而且对他印象深刻，笑容可掬地向来宾问好，然后点了三个孩子的名，让他们赶快站出来，走到前面来。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应声而出，看上去都有点脏兮兮，带着些胆怯地看着蔡丽芬。蔡丽芬和蔼地问他们几岁了，三个孩子依次回答，两个女孩一个十岁一个十一岁，男孩也是十一岁。回答完了，蔡丽芬笑着问那个小男孩：

“你怎么会比人家矮那么多呢？”

小男孩有些不好意思。

余步伟解围说：“急什么，人家以后就高了。”

接下来，仍然是提问题，三个孩子中，那个小一岁的女孩比较活跃，所有的问题都抢着回答。蔡丽芬很开心，她自己从来就没有过小孩，对应该怎么样向少年儿童提问毫无经验，但是她很喜欢提问。她的一些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，刚提出来，在一旁的余步伟和院长便忍不住笑起来。问答游戏结束以后，院长将余步伟和蔡丽芬带到办公室，叫人为他们沏了两杯茶，然后开始介绍这时候的“爱心认养计划”进展。这个计划是由本市媒体发起的一个活动，就是让社会上有爱心的人，到福利院去认养孩子，每人每月一百块

钱。由于余步伟一下子认养了三个孩子，他自然成为福利院的明星了，大家都认识他。院长说到后来，很感激地说：

“如果大家都能像张先生张太太这样，能够关心和爱护这些不幸的孩子，其实根本不要拿出多少钱，情况就会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福利院的各种困难，都能克服了。因此，对于张先生和张太太的这种爱心，我们真的很感激！”

从福利院出来，蔡丽芬似乎也被余步伟的爱心感动，她模仿院长的口气喊他张先生，笑自己已经成为张太太了。余步伟当然不会白带她到福利院去，他要向她证实自己确实认养了这三个孩子，要向她证实自己确实是个有爱心的男人。他要她相信，自己只不过是一时间遇到了些小困难。余步伟告诉蔡丽芬，作为一名农学院的教授，他在江心洲投资了一大片葡萄园，现在，葡萄园丰收在望，由于当地政府换了领导，决策发生了变化，原来签订的合同形同废纸，他将不得不陷入该死的官司中。余步伟说，自己在葡萄种植方面，是个不折不扣的第一流的专家，可是在人际关系上，就显得经验不足和容易被别人算计。余步伟让蔡丽芬放心，虽然遇到了麻烦，他对打赢官司充满信心。

余步伟说他现在担心的，是自己的经济一旦真出现问题——当然是短时期的，这三个认养的孩子会拿不到应得的每月一百块钱。事实上，经济问题已经出现了，因为打官司要花钱，他的积蓄差不多都投到了葡萄园上。蔡丽芬好奇地问余步伟，是不是法律规定每月的认养费必须要拿出来，如果不拿，又会怎么样。余步伟立刻生气了，说我难道像一个赖账的人吗？蔡丽芬看他脸色难看，连忙解释不是这意思。余步伟依然做出生气的样子，仿佛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伤害。蔡丽芬犹豫一下，表示这区区三百块钱，她可以出的。余步伟不领情地说，他并不在乎她出这钱，她钱多是她的